

# 刘裕诛戮士族豪族与晋宋社会变革

王永平

---

**内容提要** 刘裕建宋代晋,不仅是一般的王朝更替,而且意味着寒门武人集团取代高门士族的统治地位。在此过程中,门第低微的刘裕对高门士族之异己人物及其势力严加诛戮和压制。其中对与桓玄篡晋有密切关联的太原王氏、陈郡殷氏、京口刁氏代表人物及其相关势力予以清除;对企图扶持刘毅的谢混、郗僧施等士族集团加以诛戮;对作为特殊士族势力的司马氏宗室人物予以清剿;推行了一系列抑制地方豪门强宗的政策。此外,刘裕对高门士族始终加以监控,收集相关情资,以便采取针对性的手段。

**关键词** 刘裕 寒门 高门士族 豪族强宗 诛戮 抑制

---

刘裕建宋代晋,意味着北府寒门武人集团取代高门士族的统治地位,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此过程中,刘裕主要依靠北府武人集团的支持,对内通过打击高门士族及地方豪族以整顿统治秩序,对外则通过军功勋业以树立威望。关于其勋业,历代史家论之者甚多,至于整肃高门士族之统治风尚,《宋书·高祖纪上》载“先是朝廷承晋氏乱政,百司纵弛,桓玄虽欲厘整,而众莫从之。高祖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且桓玄虽以雄豪见推,而一朝便有极位,晋氏四方牧守及在朝大臣,尽心伏事,臣主之分定矣。高祖位微于朝,众无一旅,奋臂草莱之中,倡大义以复皇祚。由是王谧等诸人时失民望,莫不愧而惮焉。”众所周知,东晋后期,随着高门士族阶层的普遍腐化,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阶层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中,作为高门士族社会的代表,桓玄凭藉其家族深厚的社会基础,一度获得了部分士族社会的支持,废晋建楚,显示了衰败中的高门士族社会的挣扎与门阀政治的回光返照。<sup>①</sup>然自晋安帝元兴、义熙之际始,刘裕在推翻高门士族代表桓玄的统治之后,实

际执掌东晋军政大权,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高门士族社会中之异己人物与势力严加惩处,预示着社会变革的征兆。

## 刘裕清除与桓玄关系密切的高门士族名士代表

关于诛戮异己之高门士族名士代表,《魏书·岛夷·刘裕传》概言之曰“裕本寒微,不参士伍,及擅时政,便肆意杀戮,以威惧下。初以刁逵缚之之怨,诛其兄弟;又以王愉、谢混、郗僧施之徒并皆时望,遂悉害之。”这里明确指出刘裕对高门士族社会代表性人物“肆意杀戮,以威惧下”,其中王愉、谢混等“并皆时望,遂悉害之”,揭示出当时刘裕与高门士族社会的矛盾与冲突。

首先,考察王愉、王绥父子之遭遇。

王愉父子出自太原王氏,东晋一流高门和权势之家,王愉父王坦之曾与谢安共同辅佐晋孝武帝。王愉参与桓玄之篡夺,而对刘裕执政则心存不满。《晋书·王湛传附王愉传》载“玄篡位,以为尚书仆射。刘裕义旗建,加前将军。愉既桓氏婿,父子宠贵,又尝轻侮刘裕,心不自安,潜结司州

刺史温详,谋作乱,事泄,被诛,子孙十余人皆伏法。”又载王愉子王绥曰“桓玄之为太尉,绥以桓氏甥甚见宠待,为太尉右长史。及玄篡,迁中书令。刘裕建义,以为冠军将军。……俄拜荆州刺史、假节。坐父愉之谋,与弟纳并被诛。”王愉、王绥父子出自名门,又为桓氏姻亲,故桓玄执政,“父子宠贵”因而无论出于门第,还是政治立场,自然“轻侮刘裕”。这里记载王愉父子联络温详,“谋作乱”,似有组织政变以推翻刘裕统治的举动。对此,《世说新语·德行篇》“王仆射在江州”条注引《中兴书》载王绥“又知名,于时冠冕,莫与为比。位至中书令、荆州刺史。桓玄败后,与父愉谋反,伏诛。”刘裕诛王愉父子,“子孙十余人皆伏法”,以致王愉一门在江东几乎灭绝。<sup>②</sup>

关于王愉父子之谋反,实难论定。《晋书》《中兴书》都载王愉父子在刘裕执政后有组织谋反的行为,而《魏书·王慧龙传》则仅载“初,刘裕微时,愉不为礼”,因而受到报复。《宋书·武帝纪上》也载“尚书仆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绥等,江左冠族。绥少有重名,以高祖起自布衣,甚相凌忽。绥,桓氏甥,亦有自疑之志。高祖悉诛之。”这里并没有说王愉父子有谋反的举动。不仅如此,《宋书·武帝纪上》又载刘裕当政之初,以王谧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引起北府武人代表刘毅等人的不满,王谧颇为忧惧,其弟王湛谓之曰:“王驹无罪,而义旗诛之,此是剪除胜己,以绝民望。兄既桓氏党附,名位如此,欲求免得乎?”于是王谧一度惧而逃避。王愉小字为驹,王湛明确说“王驹无罪”,而刘裕杀王愉父子目的在于“剪除胜己,以绝民望”。就史料价值而言,沈约《宋书》所述当更为可信。对此,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史部·正史·《魏书》”部分比较诸史所载王愉父子事,以为所谓王愉“潜结谋乱之言,亦是刘裕所诬,非其实事,此皆《晋书》之疏也”。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德行篇》“王仆射在江州”条下对此也有考析,他引《南史·宋高祖武帝纪》《魏书·王慧龙传》所载王愉父子事,以为正与《宋书·武帝纪》所载相吻合,“而《中兴书》谓其谋反。盖凡易代之际,以触忤新朝受害者,史官相承,不曰谋反,即曰作乱。王愉父子,自因忤

刘裕被杀。《中兴书》为宋湘东太守何法盛所撰,书本朝开国时事,自不能无曲笔。《晋》《宋》《魏书》修于异代,故皆直著其轻侮刘裕”。不过,对于王愉父子是否有谋反事则难论定。《晋书·安帝纪》载元兴三年三月辛酉,“刘裕诛尚书左仆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绥、司州刺史温详”。《通鉴》卷一一三晋安帝元兴三年载此事云“尚书仆射王愉及子荆州刺史王绥谋袭裕,事泄,族诛;绥弟子慧龙为僧彬所匿,得免。”余嘉锡先生在上述案语中对李慈铭的推测有所质疑“李氏谓愉父子潜结温详,为刘裕诬辞”,而《通鉴》所载,“则愉、绥似实有谋,特不知温公别有所本否耳。愉为桓玄仆射,不可谓无罪。绥之事亲,无愧孝子,而亦为玄中书令。《建康实录》卷一一引裴子野曰:‘桓敬道坐盗社稷,王谧以民望镇领,王绥、谢混以后进光辉。’是绥为玄所用,亦一贼党也。”因此,余氏怀疑《晋书》《中兴书》所载王愉父子谋反之事并非尽为诬辞。综合上述材料,王愉、王绥父子出自高门士族,且为桓氏姻亲,深得桓玄重用,支持桓玄篡晋,为其“贼党”,无论在门第上,还是在政治立场上,都与刘裕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故刘裕推翻桓玄后,王愉、王绥父子“有自疑之志”,因而暗中联络其他反对刘裕之人物,刘裕则依据相关线索,诬其谋反而诛之。

其次,考察殷仲文之死。

《晋书·殷仲文传》载其为陈郡人,其家族在东晋后期出现了殷仲堪等权势人物,影响甚著。<sup>③</sup>殷仲文为当时名士,“善属文,为世所重”,本传称其与桓氏家族关系尤为密切,“会桓玄与朝廷有隙,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间之,左迁新安太守。仲文于玄虽为姻亲,而素不交密,及闻玄平京师,便弃郡投焉。玄甚悦之,以为谘议参军。时王谧见礼而不亲,卞范之被亲而少礼,而宠遇隆重,兼于王、卞矣。玄将为乱,使总领诏命,以为侍中,领左卫将军。玄九锡,仲文之辞也”。可见殷仲文是桓玄篡夺之主谋。刘裕起事后,殷仲文随桓玄西奔,为其出谋划策,《晋书·桓玄传》载之甚详,后见桓玄大势已去,“玄留永安皇后及皇后于巴陵。殷仲文时在玄舰,求出别船收集散军,因叛玄,奉二后奔于夏口”。殷仲文投义军,入京师

后,为镇军长史,再转尚书。

殷仲文既为桓玄核心谋臣,刘裕自然不会信任他,《世说新语·黜免篇》载“桓玄败后,殷仲文还为大司马谘议,意似二三,非复往日。大司马府厅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与众在厅,视槐良久,叹曰‘槐树婆娑,无复生意。’”又,《南史·宋高祖武皇帝纪》载“初,朝廷未备音乐,长史殷仲文以为言,帝曰‘目不暇给,且所不解。’仲文曰‘屡听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可见殷仲文所受之冷落。《晋书》本传载“仲文素有名望,自谓必当朝政,又谢混之徒畴昔所轻者,并皆比肩,常快快不得志。忽迁为东阳太守,意弥不平。”刘裕将其外任,无疑是一种贬斥。对此,殷仲文自然心存不满,《世说新语·黜免篇》载其“及之郡,至富阳,慨然叹曰:‘看此山川形势,当复出一孙伯符!’”注引《晋安帝纪》载“仲文后为东阳,愈愤怒,乃与桓胤谋反,遂伏诛。”《晋书·五行志上》载义熙三年,“骆球父環潜结桓胤、殷仲文等谋作乱,刘稚亦谋反,凡所诛灭数十家”。这里说殷仲文因怨恨而与桓胤联合谋反,其事究竟如何呢?《晋书·殷仲文传》载其至东阳,何无忌对其颇为钦慕,“东阳,无忌所统,仲文许当便道修谒,无忌故益钦迟之,令府中命文人殷阐、孔宁子之徒撰义构文,以俟其至。仲文矢志恍惚,遂不过府。无忌疑其薄己,大怒,思中伤之。时属慕容超南侵,无忌言于刘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虏不足为忧。’义熙三年,又以仲文与骆球等谋反,及其弟南蛮校尉叔文并伏诛”。何无忌是刘裕北府军团的核心人物,殷仲文不过其府,所谓“失意恍惚”只是托词,他在内心里对北府武人心存轻视。作为桓玄余党,刘裕确实以“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于是罗织其罪名,《宋书·武帝纪上》载义熙三年闰二月,“府将骆冰谋作乱,将被执,单骑走,追斩之。诛冰父永嘉太守球。球本东阳郡吏,孙恩之乱,起义于长山,故见擢用。初桓玄之败,以桓冲忠贞,署其孙胤。至是冰谋以胤为主,与东阳太守殷仲文潜相连结。乃诛仲文及仲文二弟。凡桓玄余党,至是皆诛夷”。具体涉及哪些人呢?《晋书·桓玄传》载:“(义熙)三年,东阳太守殷仲文

与永嘉太守骆球谋反,欲建桓胤为嗣,曹靖之、桓石松、卞承之、刘延祖等潜相交结,刘裕以次收斩之,并诛其家属。”所谓殷仲文参与谋反云云,颇多附会,但刘裕通过这一事件,对殷仲文及桓玄残余势力进行了清理。

#### 刘裕诛戮结党刘毅之谢混、 郗僧施等高门名士代表

义熙年间,刘裕及其北府武人集团控辖军政,司马氏皇权只是他们操纵的傀儡,高门士族集团则难以振作,无法重新取得执政地位。对于这一历史变化,一些高门人物难以接受,不甘心退出历史前台,于是试图在北府武人代表中寻找代理人,进而获取某些军政实权。其中陈郡谢氏代表人物谢混、高平郗氏代表人物郗僧施等企图通过支持刘毅,以造成北府集团的分化,进而延续门阀士族的政治地位。

刘毅是北府武人集团中地位仅次于刘裕的人物,并有取代刘裕之心。相较于刘裕,刘毅在文化素养方面更接近高门士族,因而受到一些高门名士的亲附和拥戴。《南史·胡藩传》载有胡藩谓刘裕曰“夫豁达大度,功高天下,连百万之众,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于涉猎记传,一咏一谈,自许以雄豪,加以夸伐,搢绅白面之士,辐凑而归,此毅不肯为公下也。”《宋书·张邵传》载“刘毅为亚相,爱才好士,当世莫不辐凑,独邵不往。”又,《宋书·郑鲜之传》载“外甥刘毅,权重当时,朝野莫不归附,鲜之尽心高祖,独不屈意于毅,毅甚恨焉。”刘毅注意网罗士族名士,《晋书·殷仲文传》载殷仲文为刘裕压制而“意弥不平”,“刘毅爱才好士,深相礼接,临当之郡,游宴弥日”。一些高门子弟纷纷归附刘毅,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高门士族政治集团。《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八年有一段概括性记载“毅性刚愎,自谓建义之功与裕相埒,深自矜伐,虽权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快快不得志。裕每柔而顺之,毅骄纵滋甚……裕素不学,而毅颇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与尚书仆射谢混、丹杨尹郗僧施,深相凭结。”可见刘毅广泛交结高门子弟,而“深相凭结”的则是谢混、郗僧施等人。

谢混据《晋书·谢安传》,谢混字叔源,为谢安孙、谢琰子,“少有美誉,善属文”,“历任中书令、中领军、尚书左仆射、领选。以党刘毅诛”。谢混出自陈郡谢氏家族最显赫之房支,是当时谢氏家族和士族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关于刘毅与谢混结党,史籍虽无详载,但在王谧死后,义熙三年刘毅曾推荐谢混接替扬州刺史,已可见端倪。因此,有论者曾指出“谢混于晋末为重要人物,刘裕、刘毅之争,混实阴为刘毅谋主,以此于义熙八年为刘裕所杀。”<sup>④</sup>谢混结盟刘毅,对刘裕则多有羞辱。《建康实录》卷一〇《晋安帝纪》有一段记载“时刘裕拜太尉,既拜,朝贤毕集,混后来,衣冠倾纵,有傲慢之容。裕不平,乃谓曰‘谢仆射今日可谓傍若无人。’混对曰‘明公将隆伊、周之礼,方使四海开衿,谢混何人,而敢独异乎?’乃以手披拨其衿领悉解散,裕大悦之。”<sup>⑤</sup>在刘裕进位仪式典礼上,谢混如此放诞,显然是表示对刘裕的轻视,故刘裕深为“不平”。由于谢混党附刘毅,义熙八年刘裕征讨刘毅之前,将谢混处死。《晋书·刘毅传》载刘裕杀谢混,借晋安帝之名下诏定其罪名说“尚书左仆射谢混凭藉世资,超蒙殊遇,而轻佻躁脱,职为乱阶,扇动内外,连谋万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怀!”

作为晋末陈郡谢氏家族之领袖,谢混党附刘毅,必然对其家族其他人物也产生影响。当时谢氏人物任职刘毅幕府者颇多。如谢纯,《宋书·谢景仁传》载“景仁弟纯字景懋,初为刘毅豫州别驾。毅镇江陵,以为卫军长史、南平相。王镇恶率军袭毅,已至城下,时毅疾病,佐吏皆入参承。纯参承毕,已出,闻兵至,驰还入府。左右引车欲还外解,纯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何之!’乃入。及毅兵败众散,时已暗夜,司马毛修之谓纯曰:‘君但随仆。’纯不从,扶两人出,火光中为人所杀。”可见谢纯长期为刘毅部属,最后心甘情愿地为其献身。谢纯弟谢述“少有志行,随兄纯在江陵。纯遇害,述奉纯丧还都”。又,谢灵运也曾为刘毅属吏,《宋书·谢灵运传》载“灵运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从叔混特知爱之。……抚军将军刘毅镇姑孰,以为记室参军。毅镇江陵,又以为卫军从事中郎。毅伏诛,高祖版

为太尉参军,入为秘书丞,坐事免。”谢灵运作为谢混最赏识的侄子,他参加刘毅幕府,而且长期追随刘毅,也许正是谢混的有意安排。

郗僧施,《晋书·郗鉴传附郗僧施传》载其为东晋名臣高平郗鉴之曾孙,“僧施字惠脱,袭爵南昌公。弱冠,与王绥、桓胤齐名,累居清显,领宣城内史,入补丹杨尹。刘毅镇江陵,请为南蛮校尉、假节。与毅俱诛,国除”。郗僧施与刘毅的具体交结详情少有记载,但从刘毅西镇江陵并有反抗之心,特别要求以郗僧施为其南蛮校尉,可见郗僧施对其十分重要。郗僧施本为丹杨尹,为品高位优的京官,他甘愿出任南蛮校尉,完全是为了辅助刘毅,说明其间关系甚深。《晋书·刘毅传》载刘毅谓郗僧施曰“昔刘备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今吾与足下虽才非古贤,而事同斯言。”刘毅自比刘备,而以郗僧施为诸葛亮,可见刘毅是以郗僧施为谋主的。对此,刘裕后来明确说“往年郗僧施、谢邵、任集之等,交构积岁,专为刘毅谋主,所以至此”<sup>⑥</sup>。郗僧施与谢混关系亲密<sup>⑦</sup>,同为刘毅集团之核心人物。

刘裕与刘毅之间争夺统治地位,固然是北府武人集团内部的分化与冲突,但由于谢混等高门人物卷入其中,便掺杂了刘裕与士族斗争的色彩。对于士族社会而言,面对门阀政治格局日益式微,他们企图在北府武将中挑选一位与他们在思想感情、文化心态上更为接近的人物,以充任将来新政权的统治者,显然刘毅比刘裕更为合适。从刘裕与高门士族关系而言,刘裕在消灭刘毅过程中,也借机清除以谢混、郗僧施为代表的高门士族的异己人物。

#### 刘裕对高门士族社会的监控

经过以上针对高门士族的一系列诛戮事件,高门士族社会的心态与行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绝大多数高门人物默认了刘裕主政的事实,其中固然有务实者积极与新政权合作,但不少人仍然采取退避的方式以求保全。当时,不同家族、同一家族不同房支,甚至父子、兄弟间都出现了分化,对寒门武人政权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其中抱持无奈、退避等消极心态者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如陈

郡谢氏代表谢瞻,《宋书·谢瞻传》载其“弟晦时为宋台右卫,权遇已重,于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辏,门巷填咽。时瞻在家,惊骇谓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以素退为业,不愿干豫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之福邪?’乃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及还彭城,言于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过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荣冠台府,位任显密,福过灾生,其应无远。特乞降黜,以保衰门。’前后屡陈。……晦或以朝廷密事语瞻,瞻辄向亲旧陈说,以为笑戏,以绝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位寄隆重,瞻愈忧惧”。谢瞻对刘裕采取的态度,体现了高门士族社会的主流心态。这方面更为典型的是谢澹,《南史·谢晦传附谢澹传》载谢澹乃谢安孙,他对刘裕并不发生正面冲突,“初,澹从弟混与刘毅昵,澹常以为忧,渐疏混,每谓弟璞、从子瞻曰‘益寿此性,终当破家。’混寻见诛,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祸”。但在内心里,他对刘裕颇不以为然,“宋武帝将受禅,有司议使侍中刘劭进玺,帝曰‘此选当须人望。’乃使澹摄。澹尝侍帝宴,酣饮大言无所屈,郑鲜之欲按之,帝以为澹方外士,不宜规矩绳之;然意不说,不以任寄。后复侍饮,醉谓帝曰‘陛下用群臣,但须委屈顺者乃见贵,汲黯之徒无用也。’帝大笑。”谢澹虽以方外士的形象出现,但一再调侃、戏弄刘裕。

对当时高门士族社会的这种心态,刘裕自然深有感触。为有效地控制高门士族社会的动向,刘裕及其统治集团对高门士族社会采取了严厉的监控手段。义熙年间,主要由刘穆之负责监控高门士族。《宋书·刘穆之传》载刘穆之是刘裕最信重的核心幕僚,自刘裕京口起事,便“委以腹心之任,动止咨焉”,以致“刘毅等疾穆之见亲,每从容言其权重,高祖愈信仗之。穆之外所闻见,莫不大小必白,虽复间里言谗,途陌细事,皆一二以闻。高祖每得民间委密消息以示聪明,皆由穆之也。又爱好宾游,坐客恒满,布耳目以为视听,故朝野同异,穆之莫不必知。虽复亲暱短长,皆陈奏无隐。人或讥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将来会自闻达。我蒙公恩,义无隐讳,此张辽所以告关羽欲叛也。’高祖举止施为,穆之皆下节度。”刘穆之的收纳

宾客甚多,“性豪奢,食必方丈,旦辄为十人馔。穆之既好宾客,未尝独餐,每至食时,客止十人以还者,帐下依常下食,以此为常。尝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贫贱,贍生多阙。自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须,微为过丰。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负公。’”刘穆之交结广泛,蓄养食客,目的在于“布耳目以为视听”。刘穆之建立了一个情报系统,“故朝野同异,穆之莫不必知”,进而向刘裕汇报,“虽复亲暱短长,皆陈奏无隐”。刘穆之的情报活动固然涉及方方面面,但对高门士族人物的监控无疑是其中的核心内容。

当时高门人物是否能获得刘裕重用,往往要经过刘穆之的考察与推荐。前引《宋书·张邵传》载其为极少数不追随刘毅之人物,“或问之,邵曰‘主公命世人杰,何烦多问。’刘穆之闻之以白,帝益亲之,转太尉参军,署长流贼曹”。《宋书·谢方明传》载当初谢方明、蔡廓与谢混、郗僧施不与刘穆之往来,“穆之深以为恨”,“方明、廓后往造之,大悦,白高祖曰‘谢方明可谓名家驹。直置便是台鼎人,无论复有才用。’”谢晦虽一度为刘裕主要参谋,但因受刘穆之忌恨,一直难以晋升,《宋书·谢晦传》载“晦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发如点漆。涉猎文义,朗瞻多通。高祖深加爱赏,群僚莫及。从征关、洛,内外要任悉委之。刘穆之遣使陈事,晦往往措异同,穆之怒曰‘公复有还时不?’高祖欲以为从事中郎,以访穆之,坚决不与。终穆之世不迁。穆之丧问至,高祖哭之甚恸。晦时正直,喜甚,自入阁内参审穆之死问。其日教出,转晦从事中郎。”《南史·王悦之传》载“王悦之字少明,晋右军将军羲之曾孙也。祖献之,中书令。父靖之,司徒左长史,为刘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可见士族人物得不到刘穆之引荐很难获得重用。与此相关,刘穆之提供的信息也决定着刘裕对士族人物的惩处,《宋书·庾登之传》载其出自颍川鄢陵庾氏,“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登之击节驱驰,退告刘穆之,以母老求郡。于时士庶咸惮远役,而登之二三其心,高祖大怒,除吏名”。

刘穆之的监察高门士族社会,对刘裕控制高门

人物具有重要作用。刘穆之死后,刘裕极为哀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在于此。《南史·刘穆之传》载“及帝受禅,每叹忆之,曰‘穆之不死,当助我理天下。’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光禄大夫范泰对曰‘圣主在上,英俊满朝,穆之虽功著艰难,未容便关兴毁。’帝笑曰‘卿不闻骥騄乎,贵日致千里耳。’帝后复曰‘穆之死,人轻易我。’其见思如此。”所谓“穆之死,人轻易我”,正是在刘穆之死后,刘裕一再遭遇高门人物轻视、戏弄的相关情形的写照。

当然,刘穆之死后,刘裕对高门士族人物依然有所监控。如对谢晦,《宋书·谢瞻传》载其“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于不永。晦闻疾奔往,瞻见之,曰‘汝为国大臣,又总戎重,万里远出,必生疑谤。’时果有诉告晦反者”。谢晦虽一度颇受重用,甚至委以顾命重任,但刘裕始终心存疑虑,《宋书·武帝纪下》载永初三年五月刘裕临终前告诫太子曰“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也。徐羨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小郤,可以会稽、江州处之。”<sup>⑧</sup>由此可见,刘裕对谢晦一直是有控制地使用,暗中加以监督。对谢晦如此,其他进入刘裕政权的高门士族人物也必然如此。如琅谢王氏代表人物王弘,《南史·徐羨之传》载:“(刘)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谢晦曰‘休元轻易,不若徐羨之。’乃以羨之为丹阳尹,总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加尚书仆射。”据此,关于王弘主持朝政事,似乎因谢晦反对而未成。其实,刘裕有关王弘的提议只是试探性的托辞而已,实际上他在出征关中之前,刘穆之疾患已重,刘裕安排门第寒微的心腹徐羨之作为刘穆之的接班人,《宋书·徐羨之传》载“高祖北征,转太尉左司马,掌留任,以副贰刘穆之。”《宋书·张邵传》也载:“(义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请见,曰‘人生危脆,必当远虑。穆之若邂逅不幸,谁可代之?尊业如此,苟有不讳,事将如何?’帝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张邵此问,正是出于对刘穆之身体状况的忧虑,刘裕虽没有直接回答,但实际上早已安排徐羨之作为继承人选,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王弘。

对于司马氏皇族,刘裕“诛翦宗室之有才望者”

刘裕代晋过程中,对司马氏宗室代表性人物严加惩处和残害。在门阀社会制度下,司马氏皇族已成为一个渊源有自的高门士族。刘裕代晋,就其根本性质而言,是门第寒微的武人势力取代高门士族的统治地位,其以禅让之名代晋后,又弑害前朝君主,开启了中古篡权弑君的先例。因此,刘裕对司马氏宗室人物的诛戮,应当可视为打击高门士族政策的一部分。《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六年六月载“司马国璠及弟叔璠、叔道奔秦,秦王(姚)兴曰‘刘裕方诛桓玄,辅晋室,卿何为来?’对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修立者,裕辄除之,方为国患,甚于桓玄耳。’兴以国璠为扬州刺史,叔道为交州刺史。”司马国璠明确指出刘裕清除司马氏王室人物,对“有自修立者,裕辄除之”,故“方为国患,甚于桓玄”。桓玄代晋,固然要伤害司马氏宗室,但毕竟他们同属高门士族阶层,而刘裕代晋,社会阶层差异明显,因而对司马氏宗室诛戮要严酷得多。刘裕复晋后,以武陵王司马遵为大将军,“摄万机,立行台,总百官”<sup>⑨</sup>,这只是一种姿态,随着其地位不断稳固,便开始清除有才望的司马氏宗室人物,其中最突出是对司马休之的打击。

自晋孝武帝、司马道子父子强化皇族权势以来,司马氏宗室中最活跃的是司马尚之、司马休之等人。《晋书·宗室·司马休之传》载其先反桓玄,一度逃亡南燕,后“闻义军起,复还京师”,出任荆州刺史,因败于桓氏余党桓振,“御史中丞王楨之奏休之失戍,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咏之代之,征休之还京师,拜后将军、会稽内史。御史中丞阮歆之奏休之与尚书虞啸父犯禁嬉戏,降号征虏将军,寻复为后将军”。刘毅败后,又以司马休之为荆州刺史。《晋书·宗室·司马尚之传》载司马尚之死于桓玄之变后,以司马休之长子司马文思为尚之嗣,“文思性凶暴,每违轨度,多杀弗辜。好田猎,烧人坟墓,数为有司所纠,遂与群小谋逆。刘裕闻之,诛其党与,送文思付父休之,令自训厉。后与休之同怨望称兵,为裕所败而死,国除”。义熙十一年,对在都城的司马休之次子

司马文宝及兄子司马文祖等，“收付廷尉赐死”。刘裕以司马文思谋反为由，送交司马休之，一旦司马休之不能诛之，就给刘裕提供了征讨的理由。因此，所谓司马文思谋反云云及其相关处理环节，无疑是刘裕精心策划的阴谋。司马休之出刺荆州，并与雍州刺史鲁宗之结盟，自然是当时司马氏宗室人物中最具实力的人物，刘裕必加诛灭。《宋书·武帝纪中》载此事云：“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汉人心，公疑其有异志，而休之兄子文思在京师，招集轻侠，公执文思送还休之，令自为其所。休之表废文思，并与公书陈谢。十一年正月，公收休之子文宝、兄子文祖，并于狱赐死，率众军西讨。”刘裕亲征司马休之，意在清除司马氏宗室的主要力量。

其他为刘裕所诛杀之宗室人物甚多，如司马秀、司马轨之、司马遵之等。《晋书·安帝纪》载义熙元年，“游击将军、章武王秀，益州刺史司马轨之谋反，伏诛”；义熙三年七月，“汝南王遵之有罪，伏诛”。<sup>⑩</sup>司马珍之，《晋书·宣五王·梁王彤传》载“桓玄篡位，国臣孔璞奉珍之奔于寿阳，义熙初乃归，累迁左卫将军、太常卿。刘裕伐姚泓，请为谏议参军，为裕所害，国除”。《晋书·元四王·武陵王晞传》也载司马珍之事，称“刘裕伐姚泓，请为谏议参军。裕将弱王室，诬其罪害之”。司马珣之，《晋书·简文三子·司马道生传》载孝武帝时以司马珣之嗣司马道生，“刘裕之伐关中，以为谏议参军。时帝道方谢，珣之为宗室之美，与梁王珍之俱被害”。以上司马氏人物被诛夷，谋反云云，尽为陷害。《晋书·简文三子·司马道子传》载桓玄主政后将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杀害，后晋室“以临川王子修之为道子嗣，尊妃王氏为太妃。义熙中，有称元显子秀熙避难蛮中而至者，太妃请以为嗣，于是修之归于别第。刘裕意其诈而案验之，果散骑郎滕羨奴勾药也，竟坐弃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恻。修之复为嗣”<sup>⑪</sup>。又，《魏书·司马楚之传》载“值刘裕诛夷司马戚属，叔父宣明、兄贞之并为所杀。楚之乃亡匿诸沙门中济江。自历阳西入义阳、竟陵蛮中。及从祖荆州刺史休之为裕所败，乃亡于汝颖之间。”《通鉴》卷一一八晋恭帝元熙元年也载“初，司马楚之奉

其父荣期之丧归建康，会宋公称诛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明、兄贞之皆死，楚之亡匿竟陵蛮中”。可知刘裕“诛夷司马戚属”，还包括司马宣明和司马贞之。

刘裕对司马氏宗室的诛戮政策，造成了诸多司马氏人物的流亡，其中有的先入后秦避难，刘裕攻灭后秦，则入北魏；有人长期活动在中州、徐兖等缘边地区，招聚流散，以兴复晋朝相号召，实际上依靠北魏的支持，对南方政权造成了不小的麻烦。<sup>⑫</sup>对此，历代史家多从民族大义的角度加以谴责，王夫之早有此议，近人吕思勉亦如此，以为诸司马氏人物“事仇而图反噬，休之等之罪，固不容于死矣”，故“观于休之等之纷纷反噬，则除恶固不可不务尽也”。<sup>⑬</sup>其实，司马氏宗室人物之北奔，直接原因在于刘裕之酷杀，刘裕如此，则与其清除士族异己势力的政策一致，不仅司马氏宗室为一特殊高门，当时一些士族人物也托庇于司马氏宗室人物，如刘裕攻击司马休之等人，自然也包括对其阵营中士大夫群体的清除。

#### 刘裕对地方豪门强宗的抑制及其相关政策

刘裕掌控军政大权后，不仅对高门士族与司马氏宗室中具有影响之异己分子严加惩处，而且对地方豪门强宗也加以抑制和打击。这尤以诛灭京口刁氏最为典型。

京口刁氏本为侨寓社会地位颇高之士族，《晋书·刁协传》载刁协为渤海饶安人，其祖仕于曹魏，为齐郡太守，父攸，晋武帝时官至御史中丞，“协少好经籍，博闻强记”，南渡后，晋元帝时官至尚书令，“于时朝廷草创，宪章未立，朝臣无习旧仪者。协久在中朝，谙练旧事，凡所制度，皆禀于协焉，深为当时所称许”。渤海刁氏本为魏晋以来的士族，门户颇高。但由于刁协辅助晋元帝打压执政的琅琊王氏，以致引发王敦之变，刁协逃亡中被杀。刁协之死，对其家族影响甚大，其子孙虽仕宦不绝，但门风变化，难保清华，沦为只具有地方豪族特征的家族。

刁氏世代侨居京口，及至刁协孙辈，有刁逵、刁畅、刁弘等，“并历显职”。隆安中，“逵为广州刺史，领平越中郎将、假节；畅为始兴相；弘为冀州刺

史”然“兄弟子侄并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余资称是”。桓玄代晋过程中,刁氏人物无不支持。桓玄以刁逵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镇历阳;刁畅为右卫将军;刁弘为桓修司马,镇京口。桓玄重用刁氏人物,显然是想通过他们与京口北府武人集团的地域关联,以强化他对北府的控制。但由于刁氏人物毕竟与出自寒门的北府武人存在社会阶层的差异,“刘裕起义,斩桓修,时畅、弘谋起兵袭裕,裕遣刘毅讨之,畅伏诛,弘亡,不知所在。逵在历阳执参军诸葛长民,槛车送于桓玄,至当利而玄败,送人共破槛出长民,遂趣历阳。逵弃城而走,为下人所执,斩于石头。子侄无少长皆死,惟小弟骋被宥,为给事中,寻谋反伏诛,刁氏遂灭。刁氏素殷富,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裕散其资蓄,令百姓称力而取之,弥日不尽。时天下饥弊,编户赖以济焉”。刁氏几乎举族被灭。《通鉴》卷一一三晋安帝元兴三年九月亦载此,胡三省注云“刁逵之诛,惟赦骋,而雍得逃走投北;骋又诛,则江南之刁氏亡矣”。《宋书·宗室·长沙景王道怜传》载永初三年,刘裕死前,刘道怜自京口入朝,“留司马陆仲元居守,刁逵子弥为亡命,率数十人入京城,仲元击斩之。先是府吏陈告弥有异谋,至是赐钱二十万,除县令”。此后刁氏在江南便彻底灭绝了。<sup>⑭</sup>

刘裕对京口刁氏严加诛戮,比之其他高门大族,更为苛刻。何以如此?首先自然与刁氏人物支持桓玄,并与北府武人集团对抗的立场密切相关。刁协之后,其家族门户地位与社会声望下降,刁氏人物支持桓玄代晋,显然有借机振兴家族的愿望。刁氏出自北府,又有巨大的资产等实力作为支撑,于是桓玄利用刁氏人物管辖收编之北府兵。刘裕在消灭刁氏过程中,尽散其资财,以此争取京口下层社会的支持。此外,刘裕如此对待刁氏,与其私仇不无关系。《宋书·武帝纪上》载:“初高祖家贫,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逵执录甚严,王谧造逵见之,密以钱代还,由是得释。”《魏书·刁雍传》也载刁逵“以刘裕轻狡薄行,负社钱三万,执而征焉。及裕诛桓玄,以嫌故先诛刁氏”。史家多以为刘裕诛戮刁氏出自私怨,但根本而言,主要还是刘裕致力于打击地方士

族和豪族以收拢人心。

刘裕对地方豪族的抑制,绝非仅仅针对京口刁氏一族,而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政策。《宋书·武帝纪中》义熙七年载“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釐革,竟不能行。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晋书·安帝纪》载义熙九年四月壬戌,“罢临沂、湖熟皇后脂泽田四十顷,以资贫人,弛湖泽之禁”。《宋书·武帝纪中》义熙九年条又载,“先是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至是禁断之”。在打击、限制豪强兼并方面,刘穆之是主要的参与决策与执行者,《宋书·刘穆之传》载“时晋纲宽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负势陵纵,小民穷蹙,自立无所。重以司马元显政令违舛,桓玄科条繁密。穆之斟酌时宜,随方矫正,不盈旬日,风俗顿改。”在东晋门阀士族政治格局下,不仅高门士族社会中的权势之家多在地方“占山固泽”、隐匿人口,而且一些地方性的豪族也利用他们在乡里社会的影响力,大肆占据土地,经营田庄。这是当时社会的常态,从而必然既导致百姓困窘和国家空虚。对此,刘裕执政后,在清除高门异己名士的同时,抑制“权门并兼”,适当地进行社会生产、生活资料的再分配,以免“百姓流离,不得其产业”,从根本上巩固新生的寒门政权。

《宋书·良吏传序》称“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艰难,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职”。其“留心吏职”,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抑制地方豪强。刘裕执政后,其所任命之地方军政官员,特别是出自北府的官员,多有镇压、抑制豪强之举。《宋书·朱龄石传》载刘裕以其为武康令,“丧乱之后,武康人姚系祖招聚亡命,专为劫盗,所居险阻,郡县畏惮不能讨。龄石至县,伪与系祖亲厚,召为参军。系祖恃其兄弟徒党强盛,谓龄石不敢图己,乃出应召。龄石潜结腹心,知其居处途径,乃要系祖宴会,叱左右斩之。乃率吏人驰至其家,掩其不备,莫有得举手者,悉斩系祖兄弟,杀数十人,自是一郡得清”。《宋书·宗室·临川烈武王道规传》载

刘裕兴复晋室后,以刘道规主政上流军政,“时荆州、湘、江、豫犹多桓氏余烬,往往屯结。复以本官进督江州之武昌、荆州之江夏随郡、义阳、绥安,豫州之西阳、汝南、颍川、新蔡九郡诸军事,随宜剪扑,皆悉平之。……善于为治,刑政明理,士民莫不畏而爱之”。《宋书·孔季恭传》载刘裕以之为会稽内史,“季恭到任,务存治实,敕止浮华,翦罚游惰,由是寇盗衰止,境内肃清”。《南史·谢方明传》载其为会稽太守,“江东人户殷盛,风俗峻刻,强弱相陵,奸吏蜂起,符书一下,文摄相续。方明深达政体,不拘文法,阔略苛细,务在统领。贵族豪士,莫敢犯禁”。类似事例颇多,体现出刘裕抑制地方豪族的政策方向。

关于刘裕与高门士族社会之关系,历来论者颇多关涉,王夫之将刘裕与曹操进行比较,《读通鉴论》卷一四“晋安帝”之二一条有论,以为“裕之为功于天下,烈于曹操,而其植人才以赞成其大计,不如操远矣。……裕起自寒微,以敢战立功名,而雄侠自喜,与士大夫之臭味不亲,……当时在廷之士,无有为裕心腹者,孤恃一机巧汰纵之刘穆之,而又死矣;傅亮、徐羨之、谢晦,皆轻躁而无定情者也。……当代无才,而裕又无取才之道也。身殒而弑夺兴,况望其能相佐以成底定之功哉?”在王夫之看来,刘裕与曹操虽然出身、经历颇相似,但在与士族社会之关系方面,刘裕“与士大夫之臭味不亲”,“不如操远矣”。尽管曹操与刘裕处于中古时代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士庶观念也存在诸多差异,但王夫之此论确实揭示出刘裕与高门士族社会之间深层次的矛盾。由上文考论,可见刘裕自晋末执政以来,对高门士族社会采取了严厉的打压、制约的政策与手段,体现出以刘裕为代表的新兴北府武人政权的社会阶级特征及其政治风尚。

①关于桓玄代晋之性质,祝总斌先生《试论东晋后期高级士族之没落及桓玄代晋之性质》(收入氏著《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已有论述,他以为桓玄代晋体现着高门士族延续门阀政治的企图。

②王愉一房在江东被灭,惟其孙王慧龙逃亡北方。《魏书》卷三八《王慧龙传》载“王慧龙,自云太原晋阳人,司马德宗尚书仆射愉之孙,散骑侍郎缉之子也。幼聪慧,愉以为诸孙之龙,

故名焉。初,刘裕微时,愉不为礼,及得志,愉合家见诛。”时王慧龙年十四,为沙门僧彬所匿,逃亡北魏,崔浩以其太原王氏之后,崇其门望,故以侄女妻之。不过,关于王慧龙是否为太原王氏子孙,一直存在争议。崔浩“既婚姻,及见慧龙”,以其相貌特征以为“信王家儿也”,称其“真贵种矣”,并“数向诸子称其美”。然后来鲁轨入魏,“云慧龙是王愉家竖、僧彬所通生也”。

③《晋书》卷八三《殷颢传》载殷颢乃殷仲文兄,祖殷融,与殷仲堪为同祖兄弟,“少与从弟仲堪俱知名”。

④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谢混事迹及年岁”条,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26页。

⑤这条记载又见于《太平御览》卷四六四引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文字基本相同。

⑥《宋书》卷二《武帝纪中》。此段文字出自刘裕西征司马休之时,刘裕遣司马休之部属韩延之书,《晋书》卷三七《宗室·司马休之传》也有载。

⑦《建康实录》卷一〇《晋安帝纪》载“僧施,高平人,太尉鉴曾孙也。少好文辞,宅于青溪,每清风美景,泛舟溪中,歌一曲,作诗一首。谢益寿闻之曰‘青溪中曲复何穷尽!’”可见谢混与郗僧施相互欣赏。

⑧《通鉴》卷一一九“宋武帝永初三年五月”条载此,胡三省于此条下有注云“帝固有疑晦之心矣”。

⑨《晋书》卷九九《桓玄传》。《晋书》卷六四《元四王·忠敬王遵传》载“会义旗兴,复还国第。朝廷称受密诏,使遵总摄万机,加侍中、大将军,移入东宫,内外毕敬。迁转百官,称制书;又教称令书。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剑二十人。义熙四年薨,时年三十五。”

⑩关于司马秀事,《晋书》卷三七《宗室·河间王洪传》载“义熙元年,为桂阳太守。秀妻桓振妹,振作逆,秀内不自安,谋反,伏诛,国除。”关于司马遵之事,《晋书》卷五九《汝南王亮传》也载“义熙初,梁州刺史刘稚谋反,推遵之为主,事泄,伏诛。”

⑪《宋书》卷二《武帝纪中》载司马休之上表自陈,控诉刘裕残害宗室,其中指出刘裕以司马法兴“聪敏明慧,必为民望所归”,于是污其伪冒而害之。

⑫关于司马氏宗室入魏,请参《魏书》卷三七司马休之、司马景之、司马叔璠、司马国璠、司马天助等人传记。此外,在徐兖一带也聚集者一些外逃的司马氏宗室人物,不断对东晋、刘宋边缘地带加以骚扰,有的直到元嘉时期依然颇为活跃,参见《宋书·檀祗传》《宋书·刘敬宣传》《宋书·萧思话传》等。

⑬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12页。

⑭此后刁氏只有刁雍因北逃而得以延续。据《魏书》卷三八《刁雍传》,在刘裕诛戮刁氏时,“雍为畅故吏所匿,奔姚兴,豫州刺史姚绍于洛阳,后至长安,再入北魏,于‘河济之间招集流散’,扰动边境。”

作者简介:王永平,1962年生,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潘清)